





## 自序

川北的红苕酒是装在土陶罐里的，你若是豪情地和乡亲们来上一杯，品品其中滋味，就会发现这川陕甘交界地区的汉子特有的粗犷。“小老弟，你喝，啥也别管，一切兄弟包了，亏不了你的。”喝了它，咱交个朋友。”

这里的酒味醇，性温，喝了心里热乎乎的，总想找人摆上个通宵，心里的一切晾开来瞧瞧。可能是剑门关太险要，明月峡栈道太久远，又使这酒内蕴持久。当年陆游也说：“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销魂。”

苗疆的米酒装在牛角里，大的牛角可装两斤酒。进寨门你要喝拦路酒，进屋要喝迎宾酒……这里一切风俗、礼仪都不能离开酒。这酒多数为自家土法酿制，刚开始喝着没什么，后面才让你知道厉害。狂吐之后又狂睡，醒来后却是无比清醒，就像没喝过酒一般。

牛角酒在每十三年后鼓藏节和着大肥肉吃下去，今后的日子可就五谷丰登、风调雨顺。

高原藏家的青稞酒从精美的酒壶里倒在银边木碗里，姑娘们端上酒，举上哈达，来到你面前，高唱美丽的格桑花仁增旺姆，用手弹一下天，又弹一下地，敬祝亲爱的朋友“扎西德勒”。这酒喝到这份上，就成为圣洁的仪式，你会有一种富足感。

酒让这里的汉子充满血性与阳刚，古铜色的脸上写满刚毅坚强。这里没有劝酒，只有一双大手递来满满一碗，再会推托的人也只有先干为敬。

最有趣的是大凉山的彝族木制酒壶，精美漆画彩绘。奇特的是灌酒方式，酒不从壶盖灌进，而从壶底一小孔灌入。这小孔只能灌入不能流出。一壶香酒从细如木筷的壶嘴倒出。这包谷酒吃得委婉，更富情致。

大凉山女人酒量大，曾看见一个阿咪子一口就是半斤酒，完全一个“三碗不过岗”的好汉。

背包里的这几壶酒真香，大大喝上几口又去大块吃肉，在被都市遗忘的野外“一躺就是大天亮”。

其实出门时包里只有矿泉水，也不知怎么就变成各式酒壶。不但盛满了酒还有更多讲不完的故事。终于有一天我把这几壶酒的故事讲出来，让大家都美美地干上一杯。



圆

第一部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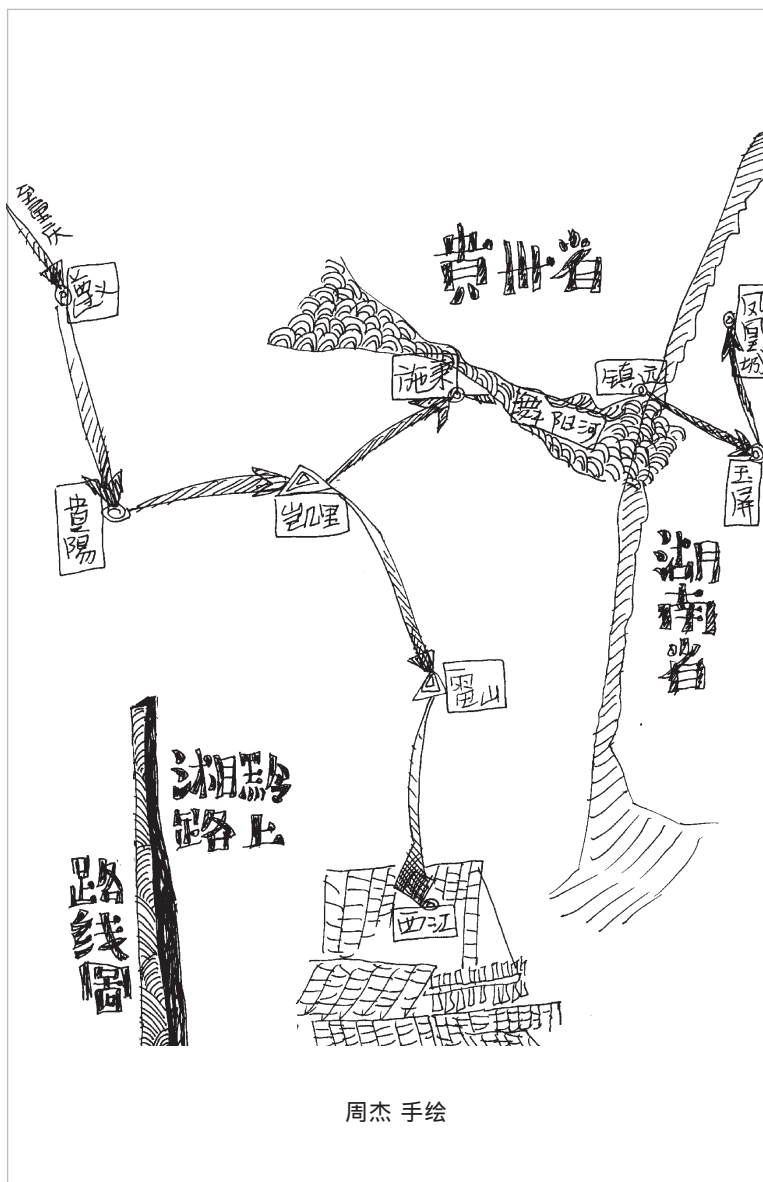
湘

黔

路

上





周杰 手绘

## 地图旅行

所谓地图旅行就是拿上一张地图，寸步不移，精神漫游在三山五岳。这种方式经济，实惠，自由舒畅。

每年都有两次外出的机会，不管叫体验生活还是叫参观考察，反正要走出去。临近这个时候几个同学围坐在一张地图边讨论。那最带劲，各种设想、方案、线路都被提出来。这一切首先在地图上变成可能，红色的线，黑色的线将把我们带去领略征程的美丽风光。心里畅快中夹杂一丝急迫。

地图旅行最大的毛病在于时间与空间被弱化，往往忽略比例尺的提醒。“这里到这里，再到这里。”近近得不可思议。有老师曾说：“你们来设计步行三天到纽约的路线。”



黄越 摄





最终确定目的地和路线时，地图依然魅力无穷。在路线的周围找寻一切与此有关的资料，幻想着那里的一切。

从地图上来看，此次旅行的目的地在中国的中部偏下，上面是湖北，下面是广西。路线是从重庆到广州或上海，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、汽车，这里湖泊众多，也可能要一番行船。

1985年秋季，黄山、黄越两位老师带领十五位同学出发了，第一站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——凯里。



源



## 苗 疆

又是一夜的火车。凌晨两点车过黄阳的时候，发现几位女生实在忍受不了长时间坐着的痛苦，铺上报纸钻到车座下面，已经安然睡去。座位也腾了几个出来，虽不能满足大家伸直腰的要求，但满足了腿伸直的愿望。这趟车是从重庆到广州的长途列车。按照时刻表应该是凌晨 远点到达凯里，火车晚点两三个小时是很正常的事，所以我们也接近 愿点 猿分才到达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——凯里。

耸立在火车站的最大的精制广告牌上大写着“伊伊桑拿欢迎你到凯里来”，还加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在那里挤眉弄眼，感觉凯里就是个灯红酒绿的娱乐城。记得去年到云南，那里的火车站也竖了一个大广告牌，是个巨大的阿诗玛头像，加上一句“彩云之南祝福你，阿诗玛等着你”，显得风情浓郁，使人还没有进入这个城市就被一种气氛所感染。而凯里给人的第一印象的确不佳。

草草的早饭后立即赶往今天的目的地——雷山县的西江镇。中巴带着我们在苗家的山岭中穿行，这里的山都不高，植被丰富，潮湿多雨，致使山中云缠雾绕，平添了几分神秘，苗家的寨子多半掩映在山林里。

我们溯一条不大的河上行，中午到雷山县遭了“贩卖”，司机将我们“贩”给了另一辆车的司机，那车又破又拥挤，没办法我们只能接受现实。

山路无尽的颠簸让我好几次白日做梦，车内十分安静，只有黄越老师轻声地摆着关于西江的龙门阵，那是个令人神往的地





方。黄越老师还总爱借车外的所见来描绘西江，如路过一个寨子，有同学惊奇其建筑时，他会说西江苗寨比它大十倍。总之西江在他眼里就是保存最为完好的苗寨。你要体会苗族的一切，那你就到西江去。

越往后走，路越是不好，也难得遇着汽车，看到的多半是苗民的大斗笠和独特的扁担挑。苗人用扁担挑东西

不用绳子，而是直接把低矮的箩筐插在扁担的两头。这天结婚的老乡真多，路上碰着好几个吹吹打打的迎亲队。转过一个山口，西江到了。

在几座山的围绕下西江苗寨拔地而起，凭空多出这千户苗家，几乎清一色的木结构吊脚楼，依山势结构而建。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寨子里此起彼伏。车子里顿时热闹起来，大家兴奋地议论着耳闻目睹的这一切。

一条小溪绕寨而过，过了苗家人的迎宾桥，就完全沉浸在



苗族歌舞的海洋中,几排汉子的芦笙吹得响彻云天,盛装的苗女牵着手儿唱起了山歌。端着牛角酒的姑娘们正在给每一位进寨的客人敬酒。最吸引人的还是苗女满身的银饰和刺绣,美丽的画面加上妙不可言的音乐使我们完全陶醉了。

这时才发现相机没装胶卷。按惯例应该在车上就装好的,真是疏忽大意。

走进寨子,两位黄老师立即安排人买上几串鞭炮,在爆竹声中我们走进西江。在镇小学碰上盟军——装潢系的同学们。他们为表示欢迎,也放开了准备多时的鞭炮。两队人马提上鞭炮在空地上跑了起来,欢庆我们的会师。

由于鼓藏节<sup>①</sup>,小学早已放假,所有教室都改为临时招待



我不小心混进苗女中间

①鼓藏节：黔东南苗族的一种隆重的祭神祭祖活动，按例逢三年、七年、十三年举行一次，逢十三年为大祭。按俗当宰牛煮食内脏，当地人又称“吃牯脏”。





所,桌子拼在一起就是床,由于已事先预订,我们也住进这暂时的旅馆。新棉被、新毯子透着一股泥土的芬芳,这夜我做了个甜蜜的梦。



愿



## 千户苗寨

西江这两天透着股“火药味”，听说是政府给每家发了不少补助过节，鞭炮是较着劲来放，特别是寨子里做生意的。小学前的一家药店，足足放了半小时，鞭炮是一箱又一箱地搬出来。苗人相信这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能给他们带来好运。

街上卖手工艺品的老乡很多，各种银饰、蜡染、刺绣应有尽有。价格也极公道，选了两块一米见方的蜡染才三十元。这个价在重庆一块也买不到。



我一人沿着寨子边的小河走着，爬上了对面的高山，终于一览西江的全貌。阳光从山背后升起，霞光万丈，这时大寨犹如金殿般辉煌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我找到一块阳处，拿起纸笔开始了速写。

午饭是在镇东头的小饭馆里吃的。据说这里在一年前根本还没有饭馆这类设施，如今这家夫妻店也算是镇里难得的两家饭馆之一。生意太好了，西江从来没有这么多





外来人员,什么电视台,采风团,摄影队加上学艺术的,都得在这两家不过二三十平方米的小馆子里吃饭。根本没法去点菜,老板娘炒好什么,端起就走,而且一盘菜吃完,第二盘菜迟迟不来,最后,四五个人一盘菜就算把饭吃完了。这里比川北好,不再是蒜薹的天下,而是白菜当家。

这里最好吃的是调料,辣子是碾碎后在木筒里用火烘烤的,花椒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。调配的凉菜清鲜入口,好吃惨了。

下午,我们一行离开西江步行两小时到邻近的一个寨子,黄越老师带我们去寻访一位老银匠。

过节当然要走亲戚,苗人走亲戚是很有讲究的。偏僻的山路今日也是行人不断。他们大多都挑着两包货物,开始没有在意,后见到许多人都挑一样的货物才去细看。一根扁担挑的东西可真多,鸭、米、酒、鱼是不可少的,而且据一位老者讲,这些东西在数量上也是有讲究的,鱼只能是单数,鸭必须是双数等等。这些东西串起来挑上,就是苗家人走亲戚了。

在寨子里转了好几圈才找到老银匠家,遗憾的是老银匠已于去年去世了,他的大儿子还是热情地请我们进去坐。这是个相对富裕的苗人家庭,屋里的沙发彩电在这儿是难得一见的。黄老师回忆起三年前他在老师傅家里作客的情景,不过短暂的三年就人去楼空了。房间的一角还摆放着各种银饰的模具和烧制用的火炉。我非常仔细地看模具也算明白了这些银饰的制作工艺。师傅的大儿子拿出他爹打制的最后一件头饰。大家都想购买,可惜主人家不卖,这是留给媳妇用的,没办法只好都来戴上过一下瘾。

好几位同学都没去银匠家,他们被热情的苗家人拉去吃饭了。这晚他们很晚才回来,全都是被老乡扶着回来的。有两位已经不知道天地人间了。对苗家的酒我们可真有点怕了。





戴上这好几斤重的银饰，  
压得我抬不起头



风情万种的苗女





## 十三年一遇的鼓藏节

今天早晨醒来的方式非常特别，居然是在上百头猪的垂死挣扎声中醒来。虽然头一天就知道这天是鼓藏节的正日子，会杀猪，但不晓得会是这样的集体屠杀。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激烈，证明有越来越多的苗家开始了这神圣的仪式。猪叫声夹杂着鞭炮声成为鼓藏节的背景音乐，拉开了鼓藏节的序幕。

昨天看见镇政府门外贴有一通告，是“鼓藏节募捐清单”，落款上写着“寨主、鼓藏头——唐守成”。寨主这个久违的称呼在这里还实实在在地存在，打听之下，寨主就住在整个大寨的最高处。今天我决定拜访寨主。

上午愿点在小馆子里用当地调料吃上几个包子，上得寨子去，每家门口都是汉子们杀猪的场景，鲜血四溅，鬼哭狼嚎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热闹非凡。

好不容易走到寨顶。一问才知道唐寨主不在，为了迎接明天的领导，去政府开会了。唉，这个年代的寨主也真忙。后来才从小学老师那里得



知唐寨主只是小学的教师，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人在上坐，万人在下跪。寨主也只是在这种时候有了许多的礼仪特权。据说每年栽秧时寨主家要先栽，今天早晨的猪也必须他家先杀。明天的祭鼓跳芦笙也是他家姑娘先跳。



今天的速写内容几乎全是“杀猪”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杀猪，而且还是杀那么多，手刃肚皮开，肠肝肚肺一古脑全滚了出来，还冒着热气，心脏也还有微弱的跳动。惨不忍睹。

不知不觉和一个杨姓的小伙子攀谈起来。他穿着一身牛仔，头发烫得很有型，但怎么看还是属于西江的汉子。小杨和我一般年轻，在凯里读了两年民族学校，现在广东打工，这次是专门回来过鼓藏节的。同样讲起鼓藏，在他口中已没有那份神圣的自豪，而认为只是家人团聚的一个契机，很像我们对待春节的态度。

同龄人是很容易交流的，而且这种交流没有太多的顾忌。在苗区我从来没见过苗文，所有的招牌都用的是汉字，这个问题小杨作了解释。苗族有文字，缘年代在政府的帮助下，除改进



原有文字外，还创造了拉丁字母形式拼音的苗文。小杨在民族学校时学过这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苗文，只是没有普及，通行的还是汉语文。当然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外面的世界。工作辛苦不挣钱令小杨很苦恼，但他怎么也不愿回西江。外面虽然辛苦但有奔头，回到这里没几天他总觉得不踏实，没着没落的。小杨还想继续念书，更想找个女友后去挣大钱。

小杨的舅舅也加入了我们的话题。他五十多岁，一脸憨厚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不一会儿就硬拉上我去了寨子西头的他家。

家里可真热闹，三姑四姨，七叔八婶的一大屋人。苗家客厅很大，中间几个火炉在煮着什么，大家都坐在周围的小板凳上。杨家今天辈分最高的是大舅公。他精神矍铄，穿着崭新的中山装，戴着列宁帽，坐在中间指挥着一大家人的活动。有客来，老人很是高兴，叫上小杨放上一串鞭炮，欢迎客人。又是拿凳又是端茶，我可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，只好笨拙地说着：“鼓藏节好，老人家身体好……”

“你也知道我们的鼓藏节呀”老人打开话题，我也希望老人多讲些苗家的故事。老人讲得最多的地方是“雷公坪”，讲得最多的人则是“张报九”。

“那个年头苗人真是苦啊，选或同年间官逼民反，张大王带领我们苗人和清兵决战，最后死在雷公坪，雷公坪的草都染红了，成千上万苗人死在那里。”大舅公讲到这里时很激动，这段苗家的血泪史在苍老的语调下更显凄凉。“国民党也不是好东西，又是纳绢又是抽丁，可把苗人害苦了，张大王保佑我没被抓去。”周围众多亲戚都议论开了，中心还是雷公坪，看来西江的很多故事都和雷公坪有关。

今天的午餐便叫吃鼓藏，据大舅公说从前是杀牛吃牛内脏的，那样对农事损失太大，现在改为吃猪内脏。油腻的内脏在锅

